

怀念火塘

□ 尔恩牧歌

我家的火塘设在堂屋和客厅之间的左上方,呈三角形,立有三个石头锅桩,周围镶嵌着平整的石板。锅桩和石板把火塘周围分成了三个部分。一个部分面向内室,叫“理莫德觉”,意思是主人席;一个部分面向客厅,叫“嘎尔德觉”,意思是客人席;一个部分面向大门,叫“嘎儿”,意思是下方,主要用来放柴火,也可供年轻人或炊事员居坐。我家火塘和其他彝族人家没有两样,基本遵循了彝族“火塘文化”的格局。

父亲每年都要选择吉日维修火塘,镶嵌在火塘边的石板父亲先前换过几次了,后来用的是特意打磨并刻有花纹的三块石板。三个石头锅桩,据说是祖祖送给父亲的,呈弓形,有头有脸有背,且上面刻有彝家的花纹图案。改革开放后,火塘还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。为了能放大锅和小锅,且更加牢靠,父亲还做了一个活动的铁三角,放在火塘上,和石头锅桩一起使用。父亲还在火塘上方挂了一根铁链钩子,用来吊茶壶烧水。

记忆中,火塘解决了我们家生活中的许多问题,伴随我走过了难忘的童年。

彝族人吃东西大多是烧的和煮的,所以在彝区,有了火塘,吃饭就容易了。特别是忙的时候,只需要往火塘里一放食物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记得小时候最好吃的是从火塘里烧出来的猪肉、鸡肉、羊肉、牛肉等肉类以及土豆、玉米、玉米馍馍、荞面馍馍等主食。长大后,走出家乡,在外面吃了许多美味佳肴,但感觉还是不过瘾,没有家里面的好吃。现在只要有空,就会约上三五个朋友到山沟里去烧东西吃,解解馋。这种吃法如今已被许多人接受,或许,现在城市里流行的烧烤就是源自彝家的。彝族人爱这样说:“世上好吃的东西在彝家,世上好看的衣服在彝家,世上漂亮的姑娘在彝家”。当然,事实上世界上好的东西并不都只在彝家。

说也奇怪,在彝区,不管外面天气有多冷,只要火塘里一烧火,满屋都很温暖,寒气顿失,所以一到冷天,全家人都爱围坐在火塘边烤火,摆龙门阵。大家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,直到夜深才休息。如今烤电炉,我始终觉得不如在火塘边烤得暖和,烤得过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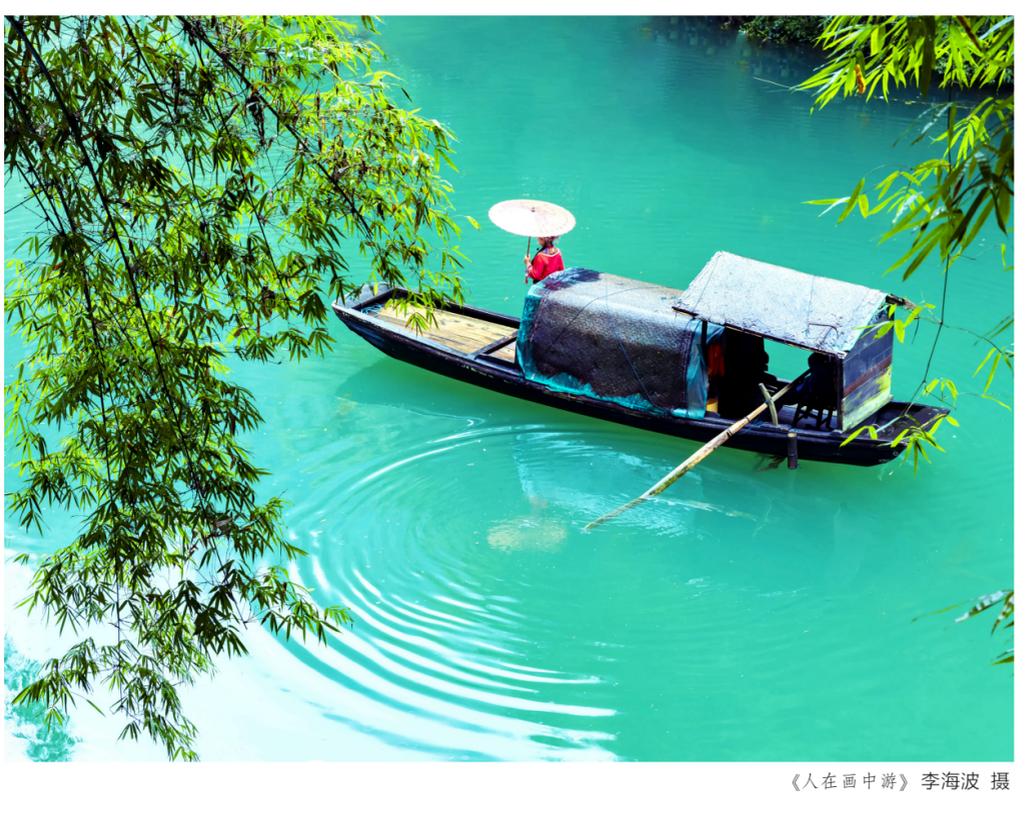
彝族是最重视礼仪的民族,一旦家里来了客人,就得把火塘边最好的座位让给客人,并主动给客人斟一杯酒,以示对客人的尊重。如果遇到订亲、结婚,火塘边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,主客分席相视而坐,端上美酒热茶,主客双方轮番围绕主题发表讲话,然后还要轮番唱叫(彝族山歌),对口词,直至通宵达旦,热闹不已。我父亲是当地的彝族头人,又精通彝族历法,一年来找我父亲选择吉日,帮助解决问题的人很多,因此我家的火塘是村子里最热闹的。

彝族人是最崇拜祖先的,同时相信鬼怪的存在。认为人都是在祖先英灵的庇护下生活的,鬼怪会趁祖灵不备时危害人,因此需要请毕摩(彝族巫师)或和尚在火塘边做巫术,以驱逐鬼怪,保护祖灵,保佑家人。彝族人常做的巫术有几尔特格(祭祀祖灵)、哦果古(保家人)、佚不(打骂咒骂鬼怪)、几那圣(招魂)、尼次厄(驱鬼)等等。至今,毕摩和尚的一些常用语我都背得滚瓜烂熟,那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。

杀过年猪,杀牛羊,都需要把剩下的肉炕干,否则就会发臭。我家每年都要在火塘上方挂许多猪牛羊肉,待炕得差不多了才收进柜子里(现在用的是冰柜)。有外地朋友到我家做客,吃到炕过的猪肉和牛羊肉,总是奇怪为什么那么香,那么好吃,其实那正是因为火塘上方炕过的缘故。

学习家谱,学习彝族语言,学习美妙的尔比尔井(彝族古诗和成语),学习优美的彝族文学,都是在火塘边进行的。进入学校读书后,做家庭作业,预习课文,阅读文学作品等也都是火塘边完成的。

参加工作后,我渐渐地远离了火塘,但对火塘的迷恋却越来越浓。每次回家,我都要在火塘里烧东西吃。母亲知道我有这一嗜好,每次都给我准备许多好吃的东西。自从父母不在乡下生活后,老家就没有去了,火塘就接触不到了。没有火塘的日子,生活总是缺少了什么。父亲对我说:“我们想法在城郊买块地,修个房子,做一个火塘。你看那些富裕的彝族人家在使用电器的同时,都有想法做一个火塘,待彝族客人或毕摩来时使用”。多年过去了,因为各种原因,父亲的这一愿望始终没能实现。我只好弄一个铁桶做个“火塘”并在上面放一个铁网烧烤,但火塘的感觉,还是找



《人在画中游》李海波 摄

不到。父亲又对我说:“亲戚朋友们都在老家,我们一家人又各在一方,在老家一样的热闹是找不到的了,有时真的想念在老家的日子,想念那些亲戚朋友们!”父亲的话点醒了我,我的心一阵翻江倒海,仿佛一阵阵鱼群游来,让我难以自抑。原来我们怀念火塘是一份亲情和友情,怀念那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像火塘一样温暖而纯真的爱!

茫茫红尘,没有了亲情和友情,人生就成了没有绿洲的沙漠。罗曼·罗兰说:“爱是生命的火焰,没有它,一切变成黑夜”。人生一世并不漫长,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亲情和友情,倍加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爱。只有这样,生活才会充满激情与眷恋,人生才会拥有鲜花与芬芳!

愿人间真爱像火塘里的火一样永远燃烧在我们的生命里!

一切都蠢蠢欲动,又不动声色。正月最后一天,天公并不作美,天色灰蒙,行走在山间栈道,一缕阳光像凑热闹似的,探探究竟,便隐了去。春山很静,红白社区还没有迎来它踏青和消暑的喧嚣,但我们还是伴着山涧的流水声,听见了几声啁啾,看见了枝头那绿色灵动的身影;我们还是邂逅了一丛翠竹、一片开得天真的紫色野花;还是看见几树新绿、一株粉色山茶花。山茶花大大方方在门口迎宾,我们走进谢家院子的活动厅,插上小暖炉,打开了话匣子,倒春寒便无影无踪。

时令已过惊蛰,我们期待万物生长,我们满心欢喜。又是一年耕种季——有些话浅浅说着,有些希望慢慢发芽。那些枝头的绿色、那些蛇紫嫣红、那些即将被端上餐桌的折耳根、蕨苔、椿芽、竹笋,将一些雾霾冲淡。还有什么无奈!还有什么懊恼!想想自己收获了那么多幸运,即便有些小插曲,也不再耿耿于怀。那些无心的、滑稽的、莫名其妙的、稀里糊涂的惊吓,也只会像无声的惊雷,催促大地回春的脚步。心里得到安慰,对自己的人生就有了一些掌控感。不禁感叹,我还是那个幸运的我。

一切都蠢蠢欲动,又不

惊蛰絮语

□ 周乐云

动声色。窗前的紫叶李花期很短,如今,迎来了它最美的季节,白色泛红的小花在枝头陆续绽放,如夜空的繁星点点,静静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一众火柴棍似的骨朵簇拥着花朵,第二天一早,这些火柴棍就会消失一些,而枝头的花又多了些。那时,就会引来蜜蜂流连其间,发出嗡嗡的声音,好似花语。这时就不只满眼春色映入眼帘,耳朵也会听到来自春天的乐曲,或轻柔,或舒缓;或急切,或欢快。没几天,开到茶靡,花瓣就会像飞扬的雪花,铺向大地,化作春泥。紫叶李那寻常的叶子也长得更多了,慢慢地湮没在众绿之中。

一个并不崭新却结实的

鸟巢吊篮被请进了家,安放在阳台。坐在里面,我便无数次摇摇晃晃面对这一树春光。我知道,从此以后,我将在这个鸟巢里度过好多时光,也许是发呆,也许是疗伤,更多的时候是平静地与书为伴,再写下很多给自己的文字。这个鸟巢早该属于这里了,我暗想。

独处这安静的一隅好满足。偶尔奔赴一场美丽的约会,去见想见的人,就在满足中生出了幸福。惊蛰过后几天,一天一桩不顺心的事,心情像还没有明媚的春光一样,阴沉沉的。不知道接下来

的日子还会怎样,但早上起来坐在阳台鸟巢里,面对那一树开放的紫叶李,心便平静了很多。家人平安健康,还有良师益友为伴,那些小磕绊又算得了什么呢?岁月静好也会有小插曲,但这些小插曲只会让人生更丰满,就像春光总会明媚起来。

没有听到雷声,只有一场不小的夜雨,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一切都蠢蠢欲动,又不动声色。“你已驶入新路线,将为你重新开启导航模式”,只要有一个想要奔赴的方向,前方就一定有路,沿途就一定有美丽的风景。

我从麻陇来

□ 杨正毅

1995年,我师专毕业后到老家米易县麻陇中学任教。在麻陇教书的四年时光里,与一批年轻活泼、思维活跃、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一起过着有趣快乐的教师生活,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,至今难忘。

麻陇,离县城64公里,是米易县最偏远的彝族乡,人称:“米易的青藏高原”。这里冬暖夏凉气候宜人,学校屹立在麻陇高原盆地中心,中学、小学位于麻陇“丁”字型小街的西南面。大木村、红岩村的彝族村民来赶集需要经过中学,赶着马儿到麻陇赶集的团结、胜利两个彝族乡的村民也要经过校园,开放的校园人来人往非常“热闹”。

中学有栋二层的教师宿舍。被年轻教师们取名为“贫民窟”,但也成为年轻教师们“快乐老家”。彝族人热情好客,习惯待客先用酒。只要那位年轻教师的朋友来访,就邀请没课的单身汉们聚在一起喝酒招待来客,就连几个来自川东的汉族教师也融入这个快乐的队伍。

有次到照壁村家访回校,大家在李井双老师的寝室聊天休息,李老师买来4瓶包谷酒,两包攀西烟,两包花生。没有菜,就用豆瓣拌一大碗生姜下酒。喝酒人数从最初的4人,最后发展为9人,酒也从白酒变成啤酒,菜也增多几个。喝酒的同时大家讨论着这次家访“收获”。没有客人时,这里非常安静,教师们专心地备课、批改作业、看书、听流行歌曲,明亮的灯光一般亮到晚上12点左右。

早晨,教师们晨练,在跑道上跑几圈后,在球场打自由球。中午,偶尔也与来访的球队比赛,看对手非常强,就主力队员齐上阵,对手比较弱时,由二、三梯队轮流上阵,主力队员在球场边指挥。“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”。乡政队,小学队,各村代表队常在这里交流篮球技术。打完篮球后,在操场边,双方队员打开一件啤酒,喝酒联欢,共叙友谊。

与学生队打球时更精彩,学生观众多,家属、过路人也都来当“啦啦队”,呐喊助威,输给学生队时,聚在一起进行经验总结,把“失败是成功

之母”这句名言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球技较差的李明华、何明华老师经常被批评,惩罚他俩每天多锻炼30分钟,何永强教练经常给他俩“开小灶”,让这两位年轻教师在“惩罚”中享受快乐。

没课时,我抬个小凳子坐在寝室门前,烤着高原的太阳,翻看《人民日报》《四川日报》《攀枝花日报》等学校征订的党报党刊。那时交通不便,报纸一周一送,只要是邮递员送报纸的日子,我都亲自到邮局去取报纸,顺便把老师的信件发给老师,我成了学校的义务收发员。

《攀枝花日报》社老通讯员罗钰富老师也喜欢读报,每当看完一篇好新闻时,他就高兴地与我一起交流学习。《攀枝花日报》社编辑兼记者彭宗云、沙万强老师采写的农村题材新闻是我俩最喜欢阅读的。200多名学生、24名教师的中学,学校发生的好人好事,学校的发展经常被我俩写在《攀枝花日报》教育园地版上。罗钰富老师采写的一则新闻被《光明日报》采用,我采写的《麻陇中学实行绿色证书制》在《四川日报》上发表。有时我俩也写写乡政府、小学、各村。带着采访日记本,麻陇的山山水水,麻陇的各条小路都留下了许多我俩的采访脚印。《四川农村日报》《教育导报》也经常看到麻陇彝族乡的新闻。当时工资才400多元,有时拿到几十元稿费时,我热情地邀请“贫民窟”的同事们喝酒,一起分享我的快乐。

当时新闻稿件写得快,发表也快。在罗钰富老师的鼓励下,我的兴趣爱好从文学转向新闻,我也发展成为《攀枝花日报》通讯员,还被《攀枝花日报》社表彰为“优秀通讯员”。上来易县城时,遇到彝族教师,我一说自己的名字,许多教师异口同声说:杨正毅,非常熟悉的名字。酒桌上,有几位民区的彝族校长喜欢与我多喝一杯,还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学校走走看看,写写民区学校的好人好事。

可以说,正是在麻陇的日子,让我对文字越来越有一种无法释怀的爱。没有在麻陇时的锻炼,也就没有我后来的文学生活。我爱麻陇,我从麻陇来。

雨

□ 杨府川

我本是彩云间的珍珠
在此落入尘世间
轰隆隆雷鸣
是新旅程的伴奏
嘀嗒轻声
是给土地的问候
潺潺水流
是对山林的温柔

曲折绵长的山谷里
回荡着我们旅途的歌声
山谷如同母亲般的胸脯
将我们轻轻的搂在怀里
我们听到了大自然的心跳声
听到了大熊猫藏首猴担角羚

我们向岸边鼓掌、欢腾
我们永不停息
我们走过高山
走过山谷、走过森林
也走过熙熙攘攘的人群

不管周围的环境怎样变化
我们依然奋力前行
面朝广阔无垠的大海
我明白一切都已注定
我终究会在太阳的庇佑下
飞回平原、飞回山谷
拂过他们的耳畔
变回那一颗珍珠
等待那一声雷鸣

本版责编:农夫 雨霖